

軍事小說

克利米戰血錄

中華書局印行



克利米戰血錄

上卷

沙盤山後。曙光既動。海上波紋。亦立破其沈靜之致。順流蕩漾。以待陽光之來。曉霧中人。輕寒拂面。足下則嚴霜遍地。觸之作奇響。西維多壩城中。礮聲隆隆而起。與海水之潺潺者相應和。獨海船上人蹤都寂。鐘聲鐺鐺八下。似報爲時已四點鐘矣。

海灣之北。微有生意。披甲之兵。更番交戍。醫院中之醫士。則僕僕歸院。間亦有健兒。徐自戰壕中出。卽冷水濯足。及盥洗畢。長跼東向。合十祈禱。駱駝之車。滿載傷者。血跡殷輪。格格而來。船步之上。則潮濕之氣。挾穢臭而升。柴米油鹽軍械彈藥。皆雜度橫砌於道旁。其類不能以千計。尤有營伍中人口啣煙斗。衣服

不整就輪船中運物。牙許之聲間作。小船往來如織。其中所載。自海陸軍士。以至逐利之商販。少年之婦女。蓋無所不有也。

一客方獨步海濱。漁者各繫輕艇。遙謂之曰。先生如至城中者。附吾船行可也。客領之。乃自道旁老馬遺骸中拔足而出。既登舟。欸乃一聲。掉舟而去。四顧茫茫。皆大海。映朝陽中。閃閃作光。船中老人衣駝毛之衣。攜其幼子。緩緩打槳。但見破舟帆檣。狼藉海中。其上小艇。亦浮沉水面。皆如鳬雁。黑浪時來。爭叩斷舷。蓋淒涼極矣。右邊卽爲西薇城。城中受日皆作金碧色。前方則爲英法艦隊。礮聲方隆隆大作。客亦心動神飛。胸中熱血噴薄。覺今者已親臨險境矣。老人顧曰。先生持舵。可直指康士但丁艦。童子奮槳而進。目艦上曰。船中大礮俱在。乃未爲守城者更調而去。老人曰。艦方新成。又爲大將所居。何得遽至於此。已而白煙騰空。雜以呼嘯之音。海灣內爆裂有聲。童子呼老人曰。此礮當落何處。老

人徐曰。此爲彼中新來巨礮。特以之一試耳。吾等如鼓力者。尙可追及前行之大船。旣而小艇益進。大船以滿載糧食。又操槳者濡緩不前。故不及。而吾書之客。乃於萬衆雜聚之中而登石步。

碼頭上灰色衣之陸軍。藍衣之海軍。與雜色衣之婦人皆畢集。婦人中多賣餅者。雜以鄉人高呼賣酒之聲。喧噪殊甚。十步中悉爲各式礮彈。開花彈。榴霰彈。與一切大小諸礮。更遠則礮車巨木。與倦甚之兵士。皆爭臥地上。車馬火藥車。及已架之槍械則盡立。其往來遊行。者皆爲軍中將士與男女老幼之商人。亦有躍馬之哥薩克隊。與乘車之將軍同行者。更轉而右。則道上爲礮車所塞斷。一兵方斜坐。恣吸淡巴菰。左則於層樓軒宇間。雜以血痕狼藉之軍人。粗觀之。似以軍隊雜之市上。實爲不倫。而諸人亦碌碌奔走。似倉皇莫定者。然平心而觀。亦多可稱。卽如洗馬之軍人。默然靜立。徐將馬上污泥滌除。迨盡初不以戰。

事之多。故而微形其匆促。軍官過者。手上鐵韜皆嚴潔。不可犯。士卒則倚閭遠視。熙熙自得。少女手曳長裙。躑躅道上。似恐爲輕塵所污。皆各具其暇豫之致。要之客如一至城中。欲求拔劍斫地。狂歌祈死之態。直不可得。所得見者。平常無事之人。爲平常無事之事耳。顧又不必自咎。以爲向之所尊爲百戰英雄者。徒出於耳食之餘。未必果能有是。以一入諸堡。目覩戰況。或涉足醫院。親見死傷瘡痍之狀。又必心懾目張。識所謂求而不能遽得者。乃在於是。而戰事之慘象亦在此也。

客既入地方議會。會中卽爲臨時醫院。初入門時。卽見傷者四五十人。縱橫地上。呻吟之聲。惻人肺肝。客以傷者心中深望來客加以慰藉。而勢又不能遍及。則前進見一老人。目顧之曰。老人得無創乎。老人者水兵也。自其被褥之襞褶觀之。已可見其一足已斷。徐曰。傷在吾足。幸上天垂慈。近已稍癒。不久卽出院。

矣。客曰：中創已若干日。老人曰：爲時五星期矣。曰：痛乎。曰：否。惟天陰時，腓骨隱隱作痛，餘無他也。曰：何以至此。曰：當余在第五堡時，方手燃一礮而敵彈飛來，不覺仆地。及強起視之，則一足已廢矣。客曰：當時苦況若何。老人曰：當中創時，初無所痛，及至後日亦復如此。嗟乎！先生萬事惟在一心，苟吾心不念此創，創卽深亦勿痛也。言時一藍衣之婦人來，備以老人行事告之於客，謂彼值暈絕後，猶命舁之者，勿卽發，待礮出後始肯行也。及至醫院前，四禮拜爲狀殊危。每值貴人來時，伏枕爲之講劃，自云卽不能身與戰事，亦願一至礮台以發礮之動。作告之後，輩貴人佳之，乃與以二十五羅布。語時頗絮絮聒耳。目視老人，如有得色。老人方倚枕臥，以手擷其中之絲縷，謂客曰：先生此爲吾婦。婦人識短，不可以道理責之也。客聞言，力思所以慰老人者，而語至唇際，輒病未當，則曰：願天主佑汝，令速得痊癒也。乃更行至一少年牀前，少年美鬚髮，面色慘白，以

背着楊。揚其左手。似痛甚。不能復忍。者氣息微甚。僅如屬絲。作力久之。始能微透其枯唇而出。被幅斜拖。斷臂悉見。愴惻之情。一如死去。客見藍衣婦來。詢之曰。此君已漠然無知乎。婦曰。危甚。特未至遽死耳。早間吾與之以茶。彼乃久久未能飲也。客因謂少年曰。病勢何若。少年迴身。目光四射。初不卽答。久之乃曰。吾心在戰場中也。又前則老卒方易其深衣。一臂旣斷。面目黧黑。遍身瘦削。都如枯瘠。雖日有起色。然自其狀觀之。則縐痕縷縷。目光枯黯。似半世飄零。盡在茹苦含辛中矣。與老兵聯牀者。爲一病婦。發炎熱。兩頰泛爲桃花之色。客顧同行之婦。婦曰。此爲水兵之妻。於十月五日饋食。軍中爲流彈所中。傷其一足。客曰。足已廢耶。婦曰。自膝以下俱切斷矣。

斯時客如左行。可見治療之所。所中醫士。血污遍染襟袖間。碌碌奔走病牀中。人以爲麻藥所醉。亦不知痛。但微微自語。語意頗淒惻。醫者操刀深入。血花皆

奮起。及藥力既解。病者呻楚之聲。激天。雜以怒罵。然侍者則持斷臂。擲諸室外。初不復顧。環室外者。盡爲尙待療割之人。見狀。亦不禁爲之泫然。以其依次相及。卽已身亦勿免也。讀者至此。當知戰事之真相。不在跨刀躍馬。軍樂揚揚之中。乃在此血肉痛苦。輾轉反側間也。

客旣出院。於新鮮之空氣中。作深呼吸者數次。自幸得不與於此數。然一念及諸人身受之慘。則又覺一身生死。殊不足計。甚欲一至諸堡。窺其究竟。特是電光石火。轉瞬卽逝。市上之喧闐。寺宇之莊嚴。與來往者之熙攘。皆足阻人豪氣。令之戀戀人世。正如軍官之喪。出禮拜堂中。櫬上覆以國旗。旂幟盈道。繁音觸耳。此聲此色。徒以娛人耳目。而死人之慘況。反爲所掩矣。

自醫院更行。卽爲鬧區。夾道皆爲商店。市招杪枒交錯。軒昂之武士。靖麗之美。人皆所以粉飾太平。客旣欲聞軍中近況。則至一軍官所聚之酒肆中聽之。或

謂所歡之多情。或言宵來之往事。亦有斥肆主貪利。肉價既巨而物不精者。最後一綠綬之海軍將校。厲聲曰。日來事乃大敗。或問曰。何在。曰。在第四堡。第四堡爲戰事最烈之區。此語一發。衆皆目之以示其欽仰之意。客亦傾耳向之。所視爲行同狂易之少年。至是乃爲上客。似其一舉一動。皆足令人傾聽。然事出意外者。少年但論泥濘之可厭。而不一及戰事。目足上長靴曰。泥深沒踝。吾久乃得至礮台也。一人曰。吾隊礮手亦以礮彈中額死矣。少年曰。誰也。豈宓度應耶。曰。非也。其人名巴穆甫。每出必爲衆人之先。今死矣。惜哉。

食案之右。兩步軍軍官方據案就食。案上陳牛肉大豆數具。濁酒一瓶。二人中一年尤少。領作紅色。肩上有寶星二。與一黑領者語。頤朶指張。大言無忌。似其所言去事實遠也。然此等事方流行於俄羅斯之中。故客亦不復計。但願就其言中。一得第四堡之真相。特此事則言人人殊。不可得實。以未至該堡者皆謂。

至彼萬無生理。而久居彼中者。如前所云海軍軍官之類。又置危狀於不足道。所言者。獨其地之燥濕寒燠而已。

當客在酒肆時。外間天氣突變。海邊之清靄。漸聚漸凝。中寒而雨。重以霜雪。人家屋簷。盡爲濕透。而軍人之征袍。亦漸漬久矣。

客既出肆。自斜道右轉。道益廣。人跡益稀。市招既絕。室門亦盡閉。家家牆角。多有礮火所燬之迹。正如百戰宿將。遍體創痕。於淒絕之中。反有自負之態。礮彈雜在道旁。稍一不慎。輒令人仆。而開花彈之觸地而裂。炸爲大穴者。尤觸目多有。路上更有士卒。迤邐而來。間以婦人負子而行。貌既寢。衣亦勿整。則軍士之婦也。旣而道益轉益下行。則人家盡無。但餘敗垣殘瓦。供人憑弔。其前則小山。蔚然而起。環以戰壕者。則有名之第四堡近矣。漸進則婦人愈少。軍士來往者。皆欣然自得。道上之血污亦愈衆。每有四人舁傷兵而行。見客問詢。皆漠然對。

之言時略不經意。似屑屑不足語者。然傷者之創勢益重。則昇者之言語益少。登山之際。鎗聲嗤然而過。客聞之。輒心慄。知此間所見。與先斯所臆者大異。深恐一有不幸。身爲灰燼。毅然之氣。爲之稍挫。及見軍士皆狂笑。張兩臂揮舞。空際緣山徑下。則奮而自振。勉力以前。不半步而鎗子又至。而自左自右至者。無非此物也。道旁雖有戰壕。然其中穢惡之氣。觸人欲死。而軍士等又舍之勿由。不得已。仍遵大道前。二百步外。泥益深。礮車礮彈土囊沙袋等益衆。縱橫地上。一無次序。海軍兵士踞大礮礮身而坐。半在地內。而步軍之新至者。則足沒泥中。久之始得出也。客左右四顧。則開花彈之碎片。與礮彈之未炸裂者。俯拾卽是。側耳聽之。獨聞發礮之聲至近。鎗聲亦破空而來。疾者遲者。劃然如裂帛者。山鳴谷應。客心震餒極矣。然自詡曰。吾今者果得至第四堡矣。雖然。客言誑也。果至彼者。則必右轉。沿戰壕而前。壕中傷者益衆。而士卒之手持畚畚者亦勿

少道既窄隘。左右僅容二人。黑海之哥薩克隊。皆飲居起食其中。質言之。彼輩以此爲家矣。泥濘既深。碎鐵亦夥。前行三百餘步。復至一平地。其上以礮台守之。則第四堡也。兵士四五人。咸於土囊之後。爲菓子戲。軍官者。少年也。方箕踞礮身上。捲黃紙爲紙煙。見客遠來。則盈盈爲之指道。以盡地主之誼。神情泰然。謂當十月五日之戰。堡中諸礮皆受創。無能應礮者。軍士傷亡迨盡。餘者僅七八人。勉自支持。至六日天明而援軍至。始得復振。以是日敵軍礮火猛。一彈之來。至斃吾軍十一人也。去此堡二百尺外。卽爲敵軍礮壘。自女牆中觀之。隱隱可見。然客在倉卒間。視之亦不甚晰。惟見下則白石齒齒。上則白煙騰空。聞人云白石之後。卽敵軍所駐處。

軍官休息既久。雅欲以軍容示之於客。因呼曰。招礮手來。於是海軍兵士十數人。皆拽屨而前。屨齒觸於石上。鏗然有聲。亦有手執煙斗。而口中方咀嚼不止。

者。然。皆。樂。於。從。事。初。無。情。容。蓋。俄。羅。斯。之。所。以。兀。然。於。天。地。中。者。此。輩。之。功。多。矣。

既。而。大。聲。轟。然。震。地。而。起。客。爲。之。股。慄。不。已。而。礮。彈。既。發。濃。煙。四。起。籠。罩。全。堡。兵。士。等。則。於。煙。中。張。望。以。斷。此。彈。之。遠。近。同。仇。敵。愾。之。心。鬱。然。並。興。於。歡。欣。鼓舞。中。咸。謂。礮。不。虛。發。得。斃。敵。軍。二。人。一。人。復。曰。此。礮。一。發。敵。礮。必。應。聲。而。來。未幾。守。望。之。人。果。大。呼。敵。礮。至。矣。而。哨。然。一。聲。礮。彈。飛。來。彈。子。着。沙。石。上。沙。石。俱碎。屑。片。四。散。軍。官。大。怒。乃。命。連。連。開。礮。礮。聲。既。不。絕。於。耳。而。守。望。者。報。警。之。聲亦。間。作。泥。砂。之。濺。起。者。益。衆。久。之。聞。大。聲。呼。報。曰。開。化。彈。來。語。畢。而。彈。果。來。其至。益。迅。其。聲。益。厲。礮。彈。作。數。十。片。上。下。飛。舞。雜。泥。濘。以。撲。人。面。當。礮。聲。作。時。客方。寸。中。喜。懼。之。心。交。作。見。一。礮。來。自。念。此。生。且。盡。不。禁。心。蕩。然。以。果。得。死。所。則又。色。喜。及。其。已。去。幸。不。見。創。得。慶。更。生。又。狂。笑。反。以。茲。爲。樂。願。其。續。續。而。來。也。

及開花彈再至時。於霹靂聲中。忽雜以呻楚聲。客視之。見衆人。鼻一傷者。遍體浴血。胸旣被殘流血。益夥。登昇牀時。號叫之聲。迨不可勝。及旣登。目光炯然。顧鼻者。令少停。乃舉首顧同伍諸人曰。諸君見恕吾先行矣。行次如不任其愴涼。慨惜之意。一兵急前抱其手而吻之。復與行握手禮。乃惻然而歸。軍官欠伸起曰。此七八日中多如此矣。則復坐而捲其紙煙。

客旣目覩諸人死戰之功。欣然歸。中道安步而行。初不以鎗礮爲念。內心竊喜。非爲山川形勝大城巨堡。有可足恃。喜諸人之臨危勿迫。從容簡易。若不以生死介意。爲足貴也。此輩之來。亦正非利之所得。而誘威之所得。而驅以耐饑渴。忍勞苦。出沒於百死一生間。不若是易耳。俄之大將旣能以臨死毋降。誥誠諸軍。軍士卽以祈戰死報之。斯能以赤手寸鐵。捍吾國家。亦誠難矣。夕陽旣下。餘采猶在天上。碧雲受之。頓成紅霞。斑斕絕世。海水亦流蕩莫定。船

隻出沒其間。市上喧闐盈耳。軍歌之聲破空而至。與諸堡礮聲續續相應。如戰事方殷也。

中卷

一

兩軍交鋒之後。既六閱月。此六月中。俄軍擊法。法軍擊俄。鎗彈橫飛。血肉噴湧。殊未有定。而司命之神。道乃鼓其雙翼。翱翔空中。軍士之斷頭絕頸者。以千萬計。其受崇德報功之賞。與夫沒沒經年。鬱鬱而未得志者。亦以千萬計。然諸堡中之礮聲。震蕩空中。令法軍望而股慄者。猶如是。俄軍之矗立高牆。以遠鏡窺法軍之旌旗而變色者。亦如是。推而至於山間之礮台。營中之步隊。一幕一帳。莫不如是。然猶驅一世之民。奔騰而來。各各有其欲望。各各爭以腕力。博之久之。而未能決。蓋所不能折衝於樽俎間者。卽以白鐵赤血當之。亦未可遽定也。

城旣被圍。一軍樂隊方據大道中。嗚嗚奏樂。軍官婦女皆徜徉道上。以示其雍容之態。坐視旭日。漸漸由東過英軍大營。而諸堡。而城中。而尼古拉士營。而西墜以沒入浩波之中。日云暮矣。然其光線所及到處。皆呈欣欣向榮之態。

一步軍中尉。方自莫思路之寓所出。微僂其身。徐徐引半白之手套。加之手上。目光注地上者片晌。乃前行合大道。自其外容觀之。雖才略無以加於衆人。然藹然有容。忠厚誠篤之君子也。行時頗緩。似瑟縮不欲前者。冠爲新製。外衣殊單薄。微帶紫色。長靴燦然而有光。粗觀頗近副官軍需官及馬隊之將校。實則中尉。舊雖屬騎軍中。近方調入步軍也。行時默憶一書。書發自騎隊中一舊友。其人近已告退。與中尉善。而其室人尤與有素。蔚藍之目。慘淡之容。皆足令人憶。不忍置。書中略曰。…自官報來。內子擁之卽讀。似不勝其焦迫者。且云。宓海

羅之戰功偉絕一世。令人欲以香花供之。以朱唇親之。今既轉戰諸堡間。不久當得佐治勳章。英名蓋世矣。吾友。吾書至此。乃豔羨不置也。……此報至時。爲日殊遲。境內謠譏紛起。大都未可必信。甚者至謂拿破崙三世。已爲哥薩克隊所擒。囚於聖彼德堡之中。而京中來使。乃云。法軍已爲俄軍所破。死傷山積。至萬五千人之衆。俄軍死者。不過二百人耳。是夕。內子狂喜。謂吾友必於是役得有奇功。以方寸之中。如有物先詔之也。……

中尉宓海羅既憶其與美人共坐清談之夕。復念其友深好縱博。每小負時。輒至弩目。乃賴其妻爲之笑解。又念諸人相待良厚。與之相處。如在和風朗日之中。則輾然微笑。以手探來書。默曰。果令吾得拔幟先登。果獲勳章者。不知婁秀霞。又將若何。婁秀霞者。卽此美人之名也。既而曰。以吾功計。於例必得大尉。而少佐之死傷者已衆。則於年終。以資格進少佐。易易耳。戰爭益烈。而吾之驍勇